



中国民间美术的 不变之宗

民俗社会生活是中国民间美术的载体，它的门类很多，文化内涵与艺术形态也极其丰富，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人类的基本文化意识与中国本源哲学。



生命繁衍的主题

人类一要生存，二要繁衍，生命意识与繁衍意识是人类的基本文化意识，也是民间美术的基本文化内涵。实际上繁衍意识也是生命意识，繁衍是生命的无限延续。

生存与繁衍，表达的是人类最基本的愿望。人生下来就是要生存下去，都希望长寿，所以生存与长寿是人类的基本愿望；但是人类从生到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所以寄希望于死后得到永生，这就是生者长寿、死者永生的人类基本愿望。这是其一。其二，是繁衍。生者永生虽然是人类的基本愿望，但它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要达到人类的永生，只有繁衍，即子孙永续，万世不殆。所以人类的繁衍意识实质上仍然是生命意识。人的繁衍和物的丰收为福，生命长久为寿。福与寿，是人类最基本的文化意识，也是作为人类群体文化艺术的民间美术的主体内涵。

“阴阳相和，化生万物，万物生生不息”的中国本原哲学是中国民间美术的哲学基础。诞生于中国原始社会的阴阳观和生生观合一的中国本原哲学，是人类生命意识与繁衍意识的哲学升华，即阴阳相合才能繁衍人类万物，而人类万物是永生不息的。这是中华民族的先民群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由观察人类自身到宇宙万物得出的哲学结论，也是从民族原始艺术到民间艺术的基本文化内涵。



民俗剪纸“莲里生子”（甘肃镇原）



民俗剪纸“生命树”（陕西安塞）

阶级社会出现以后，人类群体开始派生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聚集的占有者，形成官与民两个社会阶层。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相对集中的上层富裕生活，为生存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所以在民众的群体中开始出现了“禄（官俸）的观念”。这样，由原来群体的福、寿观作为基本文化内涵的中国民间美术，发展为福、寿、禄三者合一的世俗文化民间美术。特别是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的地域，“福禄寿三星”为主体的民间美术作品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的；但交通与经济文化比较封闭的地域的原生态民间美术内涵，则仍然只是福与寿，即生命与繁衍的内涵。例如，陕北农村民间剪纸中生命繁衍内涵的《莲里生子》，在交通经济发



14 达的天津，表现在该地区特有的民间美术种类——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中，就发展为做官受禄内涵的《莲生贵子》和《五子登科》。随着农耕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民间美术中，原生态民间美术《生命之树》，演变成了《摇钱树》和《聚宝盆》；随着现代社会世俗文化的发展，人们不再为争取基本生存条件而生活，原生态民间美术中的生命与繁衍符号淡化，人们以幸福生活和吉祥如意的符号谐音，代替原生态的生命与繁衍符号。如《吉祥如意》，以戟和玉如意的实物组合来表现生命意识。如《事事如意》，以两个柿子与玉如意的实物组合，代替生生不息内容的原生态文化符号。又如《吉庆有余》，以戟与鱼的实物组合，代替了戟通天通阳、鱼多子的子孙延续生生不息的内容，由多子多孙观转化为追求生活富余、财气兴旺；还有《和平》以荷与瓶的谐音代替了荷与瓶的寓意多子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中国民间美术中，我们可以像考古学田野作业区分文化层一样，对每一件作品都可以区分出其时代发展的历史文化积淀。

由中国原始社会到今天，阴阳观与生生观无孔不入地渗透于全民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民间美术的基本内涵。我在中国与世界考古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考察中发现：在中国进行文化考察，必须用“阴阳观”与“生生观”这两把钥匙才能打开民族文化基因库，但是在西方国家进行人类文化考察中，只用“生生观”一把钥匙就够了。在西方，阴阳矛盾是作为辩证法的方法论提出的，而在中国则是从根本的宇宙本体论提出的。

观物取象的符号

中国民间美术的艺术形态通常表现为中国本原哲学“观物取象”的哲学符号。

原始社会,由于人们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处于弱势,那些具有超人的特别能力的动物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神祇动物和图腾动物。如具备人类无法达到的多子多孙生育繁衍能力的鱼、蟾、蛙,被作为地与水的母体阴性图腾文化符号。又如难以征服的蛇、虎、公牛、野猪、熊,能够飞翔的鸟类和蝴蝶,以及能在高山顶峰和悬崖上奔跑的羚羊,都被作为天与太阳的阳性图腾文化符号,等等。几千年来,这些符号一直使用,成为各民族和地区的具有地域特征性的民间美术符号密码。

中国北方草原民族远古时代反映太阳观念的鹿图腾崇拜符号,现在仍然是北方草原文化民间美术的图腾符号;辽河流域原始社会红山文化中猪与龙的图腾崇拜,至今仍然是这里的民间美术特征性符号;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中崇土崇地的黄帝氏族部落的龟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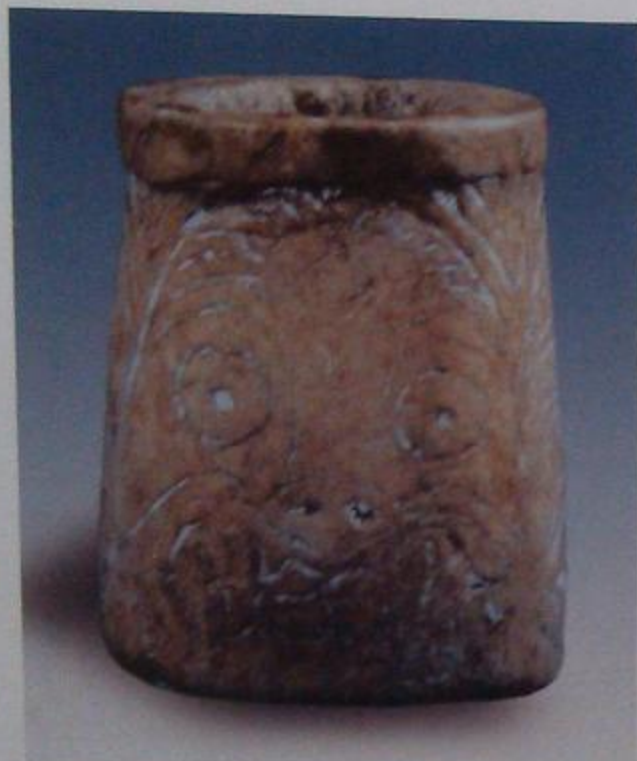
黄河中上游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址出土的图腾盘蛇纹彩陶盆(距今5000年)



黄河中上游民俗剪纸“蛇盘兔”(陕西安塞)



黄河中上游山西石楼民间叫做“混沌”的图腾蛇面花



仰韶文化图腾虎面骨雕（陕西博物馆藏（距今6000年）



作为民间保护神的图腾虎面挂盘（陕西凤翔）



民间娃娃穿戴的图腾虎头帽、鞋和虎头枕（山东临沂）

鱼蛙图腾崇拜与神祇崇拜，由陇东到关中平原的伏羲、炎帝古羌族氏族部落的崇天崇阳观念的虎、牛、羊图腾崇拜，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古越氏族部落的崇天崇阳的鸟图腾崇拜，及其向北进入山东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中形成鸟图腾崇拜，长江中游蚩尤三苗九黎部落集团的崇天崇阳的牛图腾崇拜，一直到长江上游，至今仍然是其地域性的民间美术符号密码。

中国把自然属性的动物和天地、阴阳观联系起来，把某些动物归为天，视为阳性的动物；把象征天、阳的动物与

仰韶文化鸟衔鱼追逐纹彩陶
(距今6000年) 陕西宝鸡北首
岭出土



河南临汝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
红鸟衔鱼纹



河南殷墟出土的
商代鸟衔鱼纹

汉墓鸟衔
鱼画像石

象征地、阴的动物的合体，视为天地相交、阴阳相合的宇宙符号。中国图腾动物崇拜与神祇动物崇拜中的虎、牛、羊、鸟、熊、猪、犬、鸡等，都是天与阳的象征，龙、蛇、龟、鱼、蛙，都是地与水的象征，龙是头属地而交尾于天的通天通地的图腾动物。（龙原本是属于地、属于水的，后来到了天上成为男性皇帝的象征，而天上的凤凰反倒成了女性皇后的象征。）象征天阳的神祇图腾动物与象征地阴的神祇图腾动物的合体，就是天与地、阴与阳哲学观念的合一。这是很独特的。例如龙是喻地喻水的图腾文化符号，在民族大融合中演变为全民族的文化符号。各民族把龙与自己有代表性的图腾合起来，就出现了辽河流域的猪头龙，黄河中上游的虎头龙，黄河中下游



汉代鸟衔鱼陶盒



汉代鸟衔鱼旋转纹陶盘



鸡头鱼纹窗花剪纸 (陕西安塞)



鸟衔鱼窗花剪纸 (陕西)

到长江中下游的鸟头龙, 长江中上游的牛头龙等。在中国民间美术中常见的“虎头鱼”“鸡头鱼”, 两种动物组合成一种动物, 也是天地相合、男女相交的文化符号。另外, “鸡衔鱼”“鸟衔鱼”等, 两种动物的组合, 都是天地合一、阴阳合一, 代表原始社会群体哲学观的文化符号。

中国民间美术中还有另外一种象征阴阳相合的神祇动物与图腾动物符号, 是动物成双相对中有一棵生命之树, 这在“丝绸之路”的织锦图案中极其普遍。在两河流域原始社会的图腾中, 这种图案表现为生命之树, 两旁神祇动物相对, 是对生命之树的拱卫; 但是这种图腾到了中国, 相对的动物, 就被赋予了阳与阴、牡与牝的哲学属性。中国原始社会图腾中出现的对鱼、对蟾、对蛇、对虎、对鹿、对鸟, 都是牡牝相对、阴阳相合繁衍人类万物的神祇动物或图腾动物哲学符号, 而呈圆天旋转的双鱼、双蟾、双鹿、双羊、双鸟, 则是阴阳观与生生观



凤头龙(二龙戏珠)帐帘刺绣 (贵州松桃)



虎头鱼尾枕 (山西稷山)



半坡型仰韶文化双鱼旋转纹彩陶盆
(距今 6000 年)



“对鹿对鹤生命树”（鹿鹤同春）剪纸(甘肃镇原)

合一的哲学符号。当我们看到这种符号组合，就会理解它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两种图腾动物与神祇动物相对，中间上部出现太阳纹符号，如“二龙戏珠”、“凤凰朝阳”；或中间出现生命之树的符号，如“对鹿生命树”、“对羊生命树”、“对猴生命树”等等，都体现了这种文化内涵。

中国民间美术作品中相对动物的相反方向旋转，是天地宇宙旋转的生生不息的符号。原始美术与民间美术中，常见的双鱼旋转、三鱼旋转、四鱼旋转，都属此类。常见的双鸟旋转、三鸟旋转、四鸟旋转，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有时也将鱼与鱼的旋转刻画在象征宇宙母体的器皿底部或腹部，以喻地的旋转，将凤鸟的旋转刻画于器物上部或口沿，以喻天的旋转。

神祇动物崇拜中，产子多的动物常被喻为繁衍之神的子神。鼠就是子神，民谚说鼠，“它最小，但



辽代白瓷盆中的“鸟鱼旋转”（距今
1000 年）



现代民瓷青花碗中的“三鱼旋转”



“老鼠吃葡萄”剪纸（陕西宜川）



“老鼠嫁女”剪纸（陕西千阳）

十二属相中它最大”。“老鼠吃南瓜”、“老鼠吃葡萄”、“老鼠偷油”（油罐喻负责繁衍的母体），都是表现多子内涵的符号组合。民间剪纸和木版年画《老鼠嫁女》中的老鼠都是子神，老鼠在每年中国农历正月初七“人日”那天嫁女，即繁衍人类万物之意。产子多的兔也是子神，象征子孙繁衍，如“兔儿吃白菜”等等。“蛇盘兔”则反映了图腾蛇对繁衍的子孙的保护抚育意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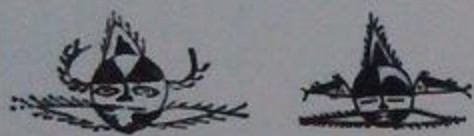
中国民间美术作品中有许多形体中心向外放射的八脚和节肢或昆虫类动物，被视为观物取象的太阳符号，如螃蟹、蜘蛛、蝎子、甲虫、蜈蚣等。它们原来是古埃及尼罗河流域和古巴比伦两河流域的太阳符号，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沿后来的“丝绸之路”由西部传入中国。现在中国西部陇东、关中平原的“丝绸之路”一线，每年农历端午节，这些动物形象还作为保护神出现在人们穿的背心、马甲及佩带的大小香包上。现在人们把它们称为“五毒”，其实原来它们都是作为太阳神的神祇动物，后来才世俗化成为五毒的。五毒不上身，既然上了身带在身上，而且



“兔儿吃白菜”剪纸（陕西安塞）



“螃蟹镇五毒”香包挂件



6000年前仰韶文化彩陶盆中的“人面含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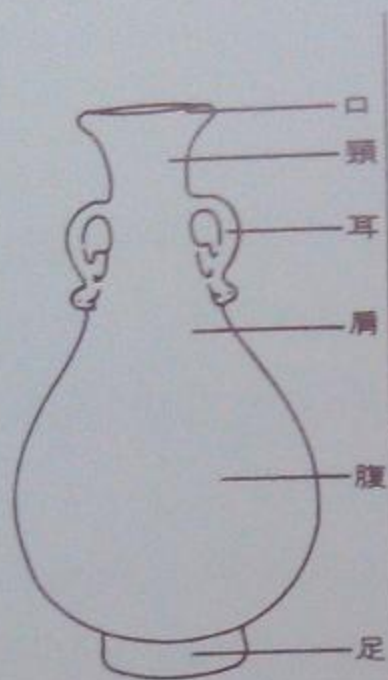
当代民俗剪纸中的“人面含鱼”

佩在胸前与背后通常是保护神所在的部位,那当然是取其庇佑作用。中国人在大自然的生存环境中最难熬的是两个节日,一个是端午节(公历6月下旬),这是白昼最长太阳最毒的夏至季节,瘟疫横行,对人们的生存造成致命的威胁,于是人们把这些小太阳神动物请出来,作为保护神带在身上,取“以毒攻毒”之意。而冬至(公历12月下旬)这一天,是全年中夜最长的一天,传说中鬼魂横行,人们把作为太阳神的动物鸡请出来,把头上双髻双鸡和浑身带鸡的抓髻娃娃和拉手娃娃请出来驱鬼避邪。这本来也是巴比伦两河流域的原始文化,远古时代即向西传入欧洲,向东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群体文化符号。

人体即天体 中国民间美术作品不仅把图腾动物和神祇动物看成天地宇宙,而且把人类自身视为宇宙天地的合体。

中国人很重视头部。以头部作为宇宙的整体来说,额顶为天,双目为日月或双目为日,颞为地,口为宇宙生命繁衍之源的母体子宫,鼻则为通天通地的生命之树。这在原始文化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中“人面含鱼”的人面,河姆渡文化中的双目,湖南高庙文化中的口部獠牙的符号,都是作为整个人体和整体宇宙的符号。

器物即宇宙 中国民间美术作品“近取诸身,远



中国古代的宇宙母体器物观



商代青铜器纹饰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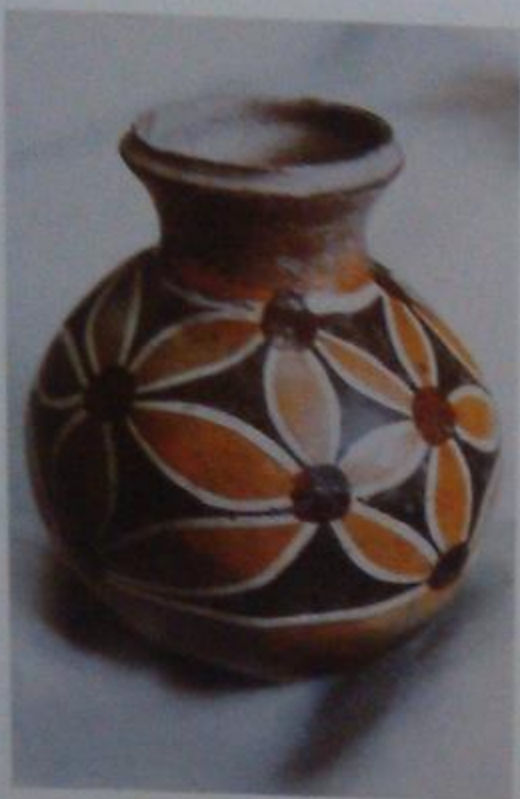
取诸物”的观物取象理念中，把向上凸起的东西视为通天通阳的阳性生命符号，把向下凹陷的东西视为母体子宫的阴性符号。生活器皿中的盆、罐、瓶、壶、盘，都可以作为宇宙的母体符号，中心为母腹子宫，口沿为圆天，圈足为地，形成一个天、地、人三才的完整的宇宙符号。在这些器皿的中心鼓腹子宫部位，经常饰以阴阳图腾或神祇动物，如双虎相交、双鱼相交，或象征阴阳动物相交的双虎共头、双羊共头、双龙共头或天地相合的双龙共虎头等等，表现出一种阴阳观与生生观合一的哲学符号。这种文化符号，由原始社会的陶器，商周奴隶社会的青铜器到历代的宫廷与民间器物，都源出同一观念。中国人的“器物即宇宙”的观念中，凡是上下相扣合一的器皿，都是喻天地合一的宇宙，如带盖的壶，壶腹为母体、为地，壶盖为天，通天通阳。中国民间美术中的“扣碗”，上为天，下为地，是天地、男女相交的观物取象的观念



5500年前中国原始社会陶纺轮上的旋转符号(湖北屈家岭出土)



中国民间石磨上的阴阳鱼相合旋转的符号(陕西延川)



大汶口文化花瓣形太阳纹陶瓶
(距今6000年)



农民画：宇宙母体中的人类祖先
(陕西宜君)

符号。

在原始社会文化生活器物中，凡是旋转的图案，都是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哲学观的文化符号。人类最早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生生不息符号，就是捻毛线时旋转的陶纺轮上的多种变体万字旋转符号。

宇宙太阳花与母体葫芦 在大自然中，太阳是发光体。中国民间美术则把植物中由中心向周边放射的花瓣也作为太阳的符号密码，如菊花、玫瑰、牡丹、葵花等。6000年前的庙底沟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彩陶中的花瓣符号，应该是中国民间美术中最早出现的以花作为太阳的符号密码。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原始文化与民间美术中出现了莲花。莲花出于水，被喻为地与水的阴性符号。民间美术中常以牡丹喻阳喻男，以莲花喻阴喻女。但民间美术中，它又是可以互换的，如“凤凰戏牡丹”，牡丹在这里变成了女性，在“瓶插莲花”中瓶是宇宙母体的女性，莲花则成了通天通阳的阳性太阳花了。

由原始社会文化到民间美术中，植物的观物取象表现在以多子的瓜果蔬菜象征繁衍人类万物的宇宙母体上，最早出现的是葫芦，仰韶文化中大量的葫芦瓶都是壶口通天的宇宙母体，民间美术中的葫芦、南瓜、葡萄、梨、白菜都是母体多子的繁衍符号。

源远流长的图腾

“抓髻娃娃” “抓髻娃娃”是流行在黄河流域黄土高原民间的一种团花剪纸，团花正中是象征黄土高原专司保护与繁衍的宇宙之神的“抓髻娃娃”。这位神祇双臂抱双鱼，生育蹲势，头扎双髻通天，下体剪刀向下喻男阳，它与女性头部双髻对应，以喻其是阴阳两性天地合一的宇宙之神。剪刀阳性，是神



祇崇拜中辟邪攘灾的利器。民谚有云：“锥剪定安宁，五毒撵出门。”中国民间美术作品中的宇宙之神双目为太阳，民间视牡丹为太阳，故以牡丹饰双目。宇宙之神的双乳为蝉的双目，蝉为繁衍神祇动物，喻子孙万世蝉联不断。左右为笙的符号和莲花符号，“笙者生也”，也是一个生殖繁衍的符号，莲花则代表多子阳性符号。当地的民谚是这样解说的：“桶里出莲出桂花，亲了儿女亲外甥，金蝉吹笙笙，辈辈有根根”，“柿子如意八宝笙，莲花结子扎下根”。这位宇宙之神双手左右抱阴阳双鱼，双鱼尾部相交为万字不断头即富贵不断头的子孙万代延续不断的生命符号，下部左右的双如意几何符号，是

一个家喻户晓的吉祥如意生命符号，它与左右衔草的神兔放在一起，就是当地民谚所说的“兔儿抓如意，姐姐招兄弟”之意。兔子，谐音吐子，是子神，象征子孙繁衍。双兔双如意，意即连生贵子，相当于黄土高原的人们结婚拜天地时唱的喜歌“双双核桃双双枣，双双儿女满炕跑，生小子要好的，穿蓝衫戴顶子；养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饺的”。剪纸的老大娘解释其剪纸之意时说：“一道道剪得都要有意思。”如果说一幅窗花就是一首陕北民歌信天游，那这种内容复杂的“抓髻娃娃”可称为民间剪纸中的交响乐。它正是6000年前西安半坡型仰韶文化彩陶盆“双鱼人面”的符号变体。

甘肃黄土高原陇东镇原的民间剪纸“双鱼娃娃”，也是左右阴阳双鱼。这种左右双鱼对鱼的抓髻娃娃剪纸，在甘肃陇东庆阳一带黄土高原是随处可见的，其文化内涵与艺术形态是相同的。陕西洛川一带黄土高原的对蛇抓髻娃娃和对龙抓髻娃娃，其内涵亦相通。在中国民间美术中，鱼、蛇（龙）、蛙相通，都是可以互换的。

半坡彩陶双鱼人面 陕西、山西、甘肃民间美术作品中的双鱼人面的抓髻娃娃可以上溯到在陕西半坡出土的6000年前仰韶文化中的彩陶“双鱼人面”图案。人们很容易把它和渔猎生活联系起来，认为它是原始社会半坡人反映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左右两



双鱼人面纹民俗剪纸（甘肃镇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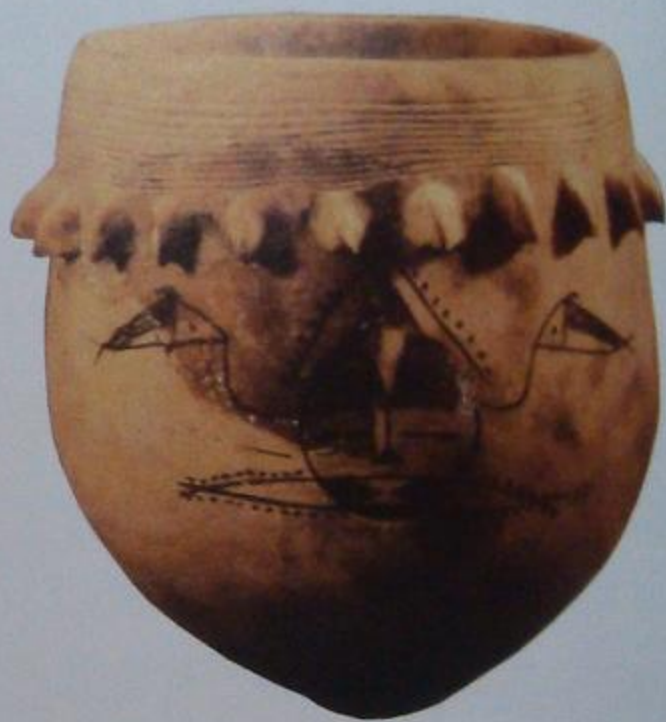


双鱼抓髻娃娃民俗剪纸（甘肃庆阳）





半坡型仰韶文化闭目的神面双鱼旋转纹彩陶盆
口沿上的八卦纹符号



半坡型仰韶文化彩陶小底器双鱼人面纹

边的两个网纹符号被认为是渔网符号。由于彩陶上的人只有头部，于是有人按这个思路作了如下描绘：“两张渔网分别张开，两个人全身没入水中，只剩下头和肩膀留在水面外。由于脚部分在水下看不清，所以省而不画，但是可以从图中意会到手是在水下摸鱼。两人采取两边对挤围摸，促使鱼向网内逃。由于摸鱼人的全部注意力在水下，所以下意识地双目微合，这是摸鱼当时的真切表情，是一幅惟妙惟肖的真实摸鱼图。”（《关于几幅彩陶图案的管见》，《中原文物》1987[1]）不过在我看来，原始社会和民间美术创作者都是以群体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密码来表达中国的本原哲学观念。不了解中国本原哲学观，不了解他们的哲学符号密码，就无法解读中国的考古美术与民间美术。以鱼而论，民俗艺术创造者群体观念的双鱼，其实不是自然属性的鱼，它是观念属性的阴阳鱼符号，彩陶盆中心两条鱼向相反方向旋转，是一种阴阳鱼环天旋转、生命永生不息和子孙万代生生不息的观念符号。

民间美术中的双鱼人面 双鱼人面彩陶盆中的人面，与这一地域流行的阴阳双鱼与抓髻娃娃合一的民间剪纸相呼应，表现的是宇宙生命始祖之神。它的双目一闭（半坡出土的彩陶人面）一睁（姜寨出土的彩陶人面），这

不是自然形态的眼睛，而是观念形态的眼睛。宇宙之神的眼睛睁开来是日、阳、昼，闭起来是月、阴、夜。

在中国民间美术中，以眼为日月或以眼为太阳的观念是相当普遍的，陕北农村婆姨画农民画，画人面的眼睛和画老虎一样，都是把眼睛画成圆形，眼珠圆圆的画在眼白中间，不被上下眼皮遮挡。她们认为眼睛闭上就是月亮，睁开就是太阳，所以要画得亮，画得发光。我想这也是原始族群的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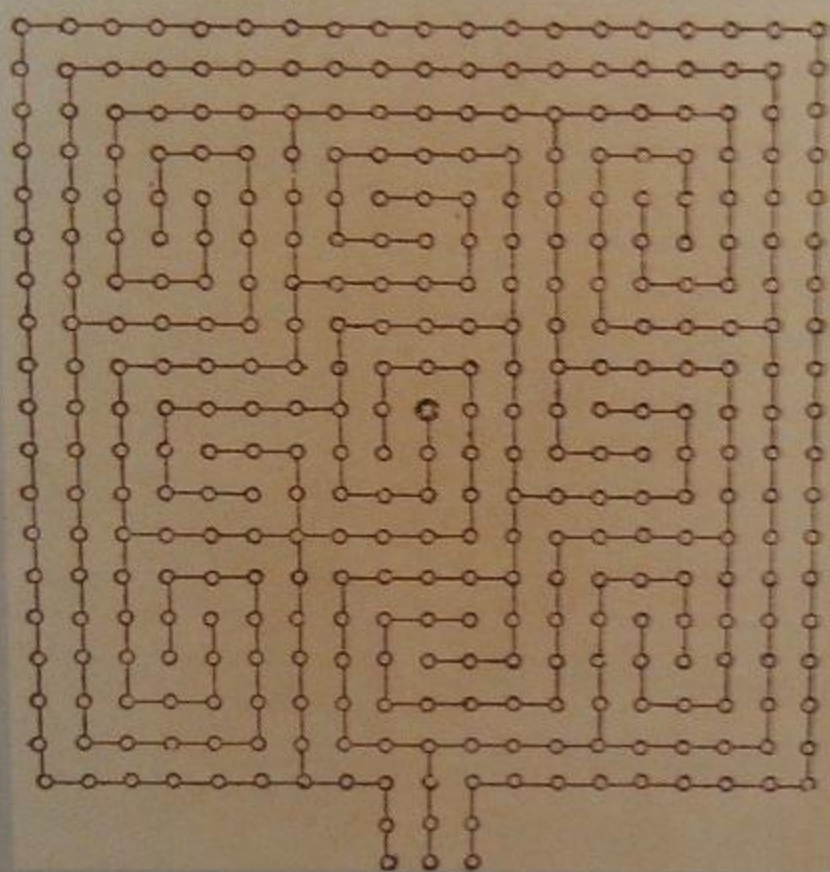
“渔网”符号 中国民间美术作品中常见一种“渔网”符号，是一个由原始社会到今天流行于世界范围的具有生生不息内涵的生命符号，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基因密码。它是在中国流传几千年的“双如意”符号，也叫“八卦”符号，其变体与名称极其丰富。陕西西安出土的半坡型仰韶文化“人面含鱼”彩陶盆上的所



半坡型仰韶文化双鱼人面纹彩陶盆中的所谓“渔网”符号



中国民间流传的八卦符号的各种变体



陕西春节转九曲民俗活动

左：九宫符号平面图，即转九曲活动的路径图。

右上：布设九曲灯场。

右下：转九曲

谓“渔网”符号的源头是“十”符号和“X”符号。“十”是太阳的表象符号，但“X”不同，“X”代表旋转的太阳符号和旋转的宇宙符号。前者为方形、双方形和方格符号，后者是菱形和网纹符号，即所谓的渔网生命符号。

几千年来，这两个类型的符号以极其丰富的变体在西亚、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流行，积淀于包括衣食住行、人生礼仪、节日风俗、信仰禁忌在内的民俗社会生活之中。我们从山东汉墓画像石中可以看到赤鸟雒衔的丹书，就是半坡彩陶纹饰的“渔网”符号。陕北民间流传的“宝葫芦”和“蛇盘九颗蛋”图案，河北民间的“八卦”和“葫芦套方正”，渭河流域娃娃

石榴枕上的双双相对的“蛇盘九颗蛋”（即“龙生九子”），现今社会流行的佩于胸前和饰于室内床头的“中国结”就是这个所谓的“渔网”符号。“中国结”等都是它的变体。陕北人民每年春节狂热红火的转九曲民俗活动，走的也是这个九宫八卦的路径图。

中国西部土谷浑腹地布尔达山一带的巴哈毛力沟岩画中与太阳符号相对出现的这种渔网生命符号，今天仍然在西部甘南、青海和西藏羌族地域的建筑和帐篷的两侧作为吉祥如意的符号广为流行。随着佛教由印度的传入，这个吉祥如意符号作为佛教“八宝”符号之一，在中国广泛流传。

舞蹈纹彩陶与“五道娃娃”剪纸 1973年，青

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是新石器时代马家窑类型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作之一，它的主体图案是手拉手的娃娃，五个一组，共三组符号。在中国民间美术作品中也常常见到这种图案。

这个被命名为舞蹈纹彩陶盆的图案，被一些学者说成是手拉手翩翩起舞的舞蹈场面；但是我把它拿给陕北老大娘看，她们却说这是“五道娃娃”，不是“舞蹈娃娃”。它在陕北叫“五道娃娃”，即东西南北中五方神，是陕北



“拉手娃娃”剪纸



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距今5000年）



祛病用的“五道娃娃”剪纸（陕西延川）

过去的巫俗活动中常用的剪纸。娃娃病了，用黄表纸剪五个手拉手的“五道娃娃”，用柳条挑起，念念有词地从躺在炕上的病人身上拂过，然后端着一碗水，把五方神烧成灰，撒在碗中，同时拿着娃娃的衣服，一路上喊着娃娃的名字，将水泼在五道路口，再喊着娃娃的名字回来。那时的人相信，这样，娃娃的病就会好。这种剪纸有的也悬于门楣，用作镇宅辟邪，叫“拉手娃娃”，数目有的是七个，也有的是三、五或九个，但必须是属于阳性的单数。有的是用南瓜子与黑豆组成的，叫作“瓜子娃娃”，贴于室内，也是用来镇宅辟邪。